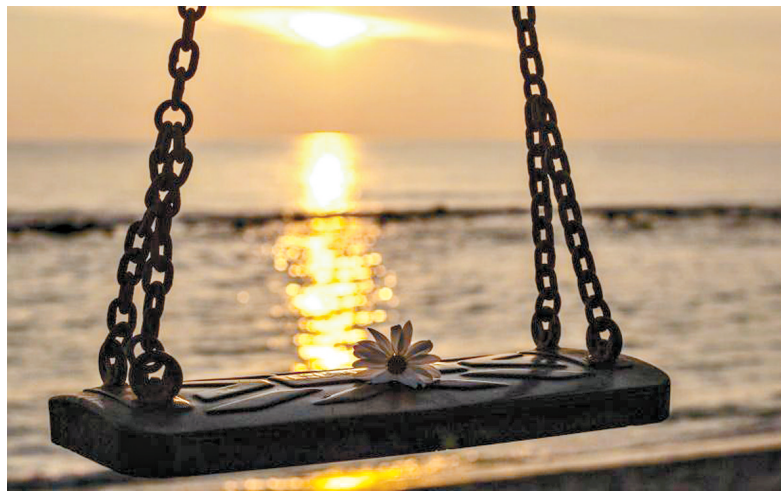


错爱一生的白素贞

□安意如



你说你这开药铺,喝雄黄酒,盗仙草,水漫金山,前前后后的忙活,是赶着受虐是吧!是为了证明自己爱错了,还是没爱错呢?这答案不是明摆着吗?

假如是为了更高尚的追求——完成做人的理想,那么,到后来,你怀孕了!连你自己都知道,你原来早就不是人了!这男人左推右闪,还是不敢接纳你。

肤浅的婚姻,在谎言中上钩,在因果中经营,单方面的苦心维系,基础却是薄弱的,一旦有了怀疑,立刻分崩离析,引发战争。你以为人定胜天吗?他避你如蛇蝎,颤巍巍连声说,师傅!救我!

我其实很唾弃白素贞,怎么好端端一个翻手为云覆手为雨、神通广大的白富美,深藏了一颗除却除不尽的受虐小媳妇的心,这难道是值得广大女性学习的?如果这就是爱情,这就是忠贞,那有什么好传颂的?

我后来看《牡丹亭》才想明白。许仙这样的男人,是适合杜丽娘的,

单纯到死的太守之女,18年了,不出闺门,去趟自家后院的菜园,整得跟探险似的。发了一通伤春悲秋感慨,回家做了一个春梦,相思成疾,说死就死了。这上哪说理去?白养你这么大了!

白痴女和屌丝男,才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好吗?相互祸害,不浪费社会资源。而白素贞这样的女人,是适合柳梦梅的,换作是柳梦梅,知道白素贞是蛇精变的,也断然不会当场吓死。《牡丹亭》原著里写到,杜丽娘告诉柳梦梅,自己因他而死,如今是鬼的时候,柳梦梅说:“你是俺妻,俺也不害怕了。难道便请起你来?怕似水中捞月,空里拈花。”一句真诚不加修饰的话,让之前所有的山盟海誓落到实处。

柳梦梅开棺,救杜丽娘重生,除却胆色,他冒的风险不小,他是待考的士子,为她甘犯律法(原著中言明,私自挖坟开棺的罪行很重)。且不说挖开坟墓面对一具尸体需要多大胆量,现实中,他有可能马上因此赔上自己的性命前程。但他却义无反顾地做了,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他的爱。

反顾地做了,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他的爱。

在捡到杜丽娘的画像之前,他并不知道天下有这样一女子,在杜丽娘吐露真情,还阳之前,他从未接触过她的实体。但他居然,那样干脆彻底地爱上了这个女子的灵魂,这才是肝胆相照,这才算人间有情,这种感情态度,不是到人间寻求真爱的白素贞一直期待的吗?

只可惜,她遇到的是许仙,不是柳梦梅。许仙给予她的,只是一次次的伤害,一次次的辜负,许仙只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男人,他是只能用来怜悯,而不能爱的。

白素贞没错,许仙也没错。有那么一句话,非常适合这一段错爱:“我们都没错,只是不适合。”

如果能想明白,何苦还要水漫金山,连累无辜百姓呢?是爱到深处的绝地反击吗?不惜一切,毁灭天地的力量,居然用来挽回一个早就该被放弃的男人。要切记,以爱的名义做出任何恶事,都是不对的。

幸福就在身边

□董朝霞

早上不到七点,我就站在了街口,听课评课活动开始了,要在第一节上课之前赶到乡镇学校,我们必须早早集合,匆匆出发。

同事们还没有到,我孤零零地站在寒风中,好冷!唉,若在平时,这个时候,还在温暖的被窝里呢。

屈指算算,全县17个乡镇,加上县直学校,至少要20天罪受!蓝光电厂的烟囱上红灯闪烁,像是调皮地向我眨着眼睛,让我看得心烦。领导也真是,搞什么听课评课活动,真是没事找事!

忽然,有个稚嫩的声音和我打招呼,一看是朋友的女儿,她今年七岁,上小学二年级。我问道:“青青,你怎么一个人上学去?”她说:“我爸昨晚在工地上忙到两点才回来,一会儿还要去,不能送我了。”我牵过她的手,为她整整被风吹乱的头发,然后对她说:“乖乖,你一个人走路小心点儿!”小姑娘懂事地说:“我知道,谢谢阿姨,再见!”

邻居大嫂骑着三轮车从我面前过,我问:“嫂子,起这么早呀?”她说:“你大哥在文化路包路段打扫卫生,我去帮他,顺便到实验学校饭厅收拾些剩饭,回来喂鸡。”平时,我总是

在上班走的时候,碰到他们夫妻二人骑三轮车回家,没有想过他们几点从家里出来,看来,他们每天都是一大早就出去干活了。

太阳仍未有出来,那个卖煎饼果子的年轻女摊主推着车子过来了,我问道:“这么早就出摊啦?”她笑着说:“哪早啊?你看看人家的早餐摊早营业了!”可不是吗,商业街那个卖菜馍、油馍的早餐店里早已顾客盈门了,女人烙,男人翻,两口子忙得不亦乐乎。

公路上的行人陆续多起来了,有背书包的孩子路过,那是赶往学校上早读的学生;有装满蔬菜的三轮车走过,那是来城里卖菜的菜农;有外地牌照的车辆风尘仆仆地驶过,那是匆忙赶路的异乡人。

单位的车过来了,开车的小陈欢快地鸣着喇叭停在我的面前,同事小潘替我打开车门,并诙谐地伸手做出一个优雅的动作,笑咪咪地说:“小姐,请上车!”让我忍俊不禁。太阳已经露出笑脸,东方天际霞光万丈,阳光透过车窗洒在我们身上,一片温馨!

看着寒风中来来往往的行人,我郁闷的心情开始烟消云散。平时,起

床早一点儿,就心情不好;工作忙一点儿,就感到不快;下班晚一点儿,就觉得痛苦。现在,我猛然悟到,和那些在工地上连夜工作的工人相比,和那些天天起早的中小學生、环卫工人、早餐摊主、郊区菜农相比,和那些背井离乡、奔波劳碌的异乡人相比,其实自己完全没有郁闷、痛苦的理由。

总以为幸福遥不可及,其实,幸福只是一种心态,学会知足,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都有幸福。晚上早早就可以酣然入梦就是幸福,清晨睁开眼就能看到阳光就是幸福,天天和亲人厮守在一起就是幸福,拥有一份安定的工作就是幸福……原来,只要用心去盘点,幸福无处不在,幸福就在身边!



麻醉师

□宗昊

北京的医生来援藏,不知道的还以为他们多轻松呢!你想,北京哪个医院的大夫每天的门诊量不得上百个?甭管是三级医院还是二级医院,每个大夫每天都得把嗓子说冒了烟,谁回家不是一脸疲惫懒得动弹?初到尼木,北京这几个大夫着实惊喜了一下,每天就看几个病人嘛!真轻松!

这高兴劲还没过,惊喜就变成了惊吓。曹霞是产科大夫,来的第二天就接诊了一个产妇。产妇两口子一直在拉萨市里工作,但是家在尼木,怀孕到足月的时候想回家生孩子。人家跑了一百多公里回来找北京大夫接生,曹霞赶紧去检查,发现情况不太好,就征求家属意见,稳妥起见,要不要做剖宫产?

家属对北京来的大夫一百个信任,您说怎么生就怎么生。曹霞赶紧张罗准备手术,护士长不慌不忙地跟曹霞说:“曹大夫,今天做不了手术……”

曹霞一愣,为啥啊?

护士长说:“麻醉师不在啊!咱们医院就一个麻醉师。”

曹霞又一愣,赶紧问:“他干什么去了?”

护士长说:“上市里考驾照去了!都考了好几回了,还没考过呢!”

曹霞一溜小跑找院长,让院长给麻醉师打电话,问他能不能赶回来?产妇情况不好,不然也不会做剖宫产手术。院长打了电话,那边回答很明确,回不来!还没赶上考试呐!就算考完了,赶回来也得俩小时,天都黑了,产妇等不及啊!

曹霞这边急得火上房,院长淡定地说:“没事没事……我再找!”然后又是一通电话,那边是曲水医院的麻醉师,住的地方离尼木不远。电话倒是打通了,可人家说了,刚给家里收完青稞,累得慌,就不来了吧!曹霞就差抢过电话亲自央求了。院长还是一脸淡定的笑容,东扯扯西扯扯,扯了二十分钟,终于把对方给说动了,人家这才拖着劳累的身躯,赶过来给产妇做麻醉。等到曹霞上手术台的时候,她身上的汗都出透了。

有了这件事的教训,医院里开始对麻醉师的上岗时间有了比较严格的要求。但是尼木整个县的人口才几万,就这么一个县医院,麻醉师和外科大夫、产科医生一样,都是稀缺人才。好不容易又来了一个年轻的麻醉师,赶上贾善勇做外科手术的时候又出状况了。

很简单,是阑尾炎。藏区的人民吃苦耐劳惯了,对一般的病痛通常不放在心上。很多阑尾炎患者也不知道自己是什么病,就以为是肚子疼,忍一忍就过去了。殊不知很多疼是忍不过去的。这位患者就是,忍到不能再忍了才来医院。贾善勇是外科医生,根据经验一检查就觉得不好,患者和家属倒都神色淡然,贾善勇都替他疼得慌,可人家还能谈笑自如。贾大夫赶紧安排手术,这回有麻醉师,就是经验差点儿。依照贾大夫的计划,应该是上腰麻。可麻醉师一上手就觉得不对,一边紧张着一边跟贾大夫商量,能不能变局麻?那哪行啊!贾大夫一看情况不对,赶紧让麻醉师收手,小跑着又去找院长,还得换一个有经验的麻醉师!

病人输着液等着,家属喝着酥油茶陪着,贾善勇一脑门子冷汗出着……终于把一个经验丰富的麻醉师给等来了。贾善勇稳妥起见,直接给上了全麻。等把病人腹腔打开一看,贾大夫冷汗又下来了。幸亏没局麻,也没腰麻,病人都已经穿孔了,再晚一点,阑尾就烂透了,这种情况下做手术,必须得全身麻醉,要不病人疼死在手术床上,下不来了。

事后几个援藏大夫交流心得,鉴于藏区人民的耐受性如此之高,再有什么手术都必须首选全身麻醉,要不,随时有可能出现危险。所以,援藏大夫们郑重地向所在医院表达了麻醉师这个岗位的重要性。堆龙德庆县的援藏大夫在旁边听着一个劲儿点头,他们刚刚也接诊了一例阑尾炎患者,打开之后又给缝上了,因为患者的阑尾已经没有了——生生给疼没了,化脓烂了,消失了……